

復初齋文集

復初齋文集卷第十九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寅簋跋

右寅簋以漢建初銅尺度之高三寸八分縮一尺九分
衡七寸四分圓三尺一寸八分底有夔龍足四底中心
夔龍文三中乳一旁有蟠螭文下有弦文三重其形制
尺度皆與攷古圖睢陽王氏所藏寅簋相似而銘詞止
二十六字按呂薛二家釋文皆曰王曰寅敬明乃心寅
拜稽首用作寶簋叔邦父叔姑萬年子孫永寶用則此
器伯召父與呂薛所釋叔邦父文法相埒蓋寅乃周時
臣名而伯召父是其先祖之字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

穆與太祖之廟而三今此銘詞不言世次止稱穆知其爲一昭一穆之祀是大夫之祭器也又呂薛釋寅簋起句有進退云云知寅所作簋必非一器其文詳略不同耳

跋周伯克尊

武進孫淵如於陝西得高克尊尺度輕重銘文字畫悉與博古圖所載周克尊無異惟少兩耳蓋邨人耕地得之者其文陽識博古所摹已泐去九字攷博古圖及薛氏鐘鼎款識皆疑此尊高克卽春秋時將兵奔陳之高克此高克鄭人博古圖乃以爲衛人誤按春秋書此事在魯閔公二年是爲鄭文公之十有三年而周惠王之

十有七年也此尊銘曰唯十有六年十月既生霸乙未
据高克於鄭文公十三年奔陳則其非鄭年可知如謂
屬周惠王之十六年則卽魯閔之元年鄭文之十有二
年也是歲庚申杜預長歷十月壬子朔惟宋程公說作
癸丑朔近日陳
與杜同則是月無乙未也卽此一條年月干支之不
合其非鄭文公時之高克無疑矣以愚攷之此字亦併
非高字也上云伯大師錫伯克又云伯克敢對楊天佑
下又云用丐眉壽無疆克前後文皆不言克之姓氏何
獨此句明出高字蓋伯其行弟也克其名也中尊下尊
字與岐陽癸鼓嘗受其享尊字正同按鄭樵云尊作享
潘迪石鼓文音訓亦作享薛尚功作高章樵云碧落碑

高字同此後之輯篆字書者或以亨爲高則有引碧落者有引籀文者愚按籀文自許祭酒所錄外他無所出則後人所謂籀文蓋卽因薛氏石鼓本而謂之籀文耳其實石鼓之文本不得以籀文該之而薛氏之本又多失石鼓之真其不可信明矣且古文之傳於世其略可據者惟汗簡古文四聲韻二書而二書曷嘗不採及碧落碑然皆不以亨爲高也若趙九成攷古釋文以亨并並爲高而以會食亨並爲亨則歟識文字之形近而轉相從者多矣石鼓亨字當作享此尊之文亦當作享與文末用享享字當爲一文而畫偶增減耳此尊題目則當云伯克尊不當云高克尊也博古圖旣誤釋爲高又

因高克二字誤指爲鄭文公時奔陳之高克又誤高克爲衛人因之遂實徵爲衛器所謂扣槃捫籥者矣洪容齋三筆云銘文但云伯克初無高字此二語簡當不磨洵可一洗薛尚功之陋也

跋芋子戈

銅戈一曲阜顏氏所藏得之周公廟側土中者也重今等八兩三錢視鄭氏考工記注三鎰爲一斤四兩者尙不及三之二而所謂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皆與經合惟其廣二寸則以周尺度之財寸微強聶崇義三禮圖曰廣二寸謂胡也其實援亦廣二寸今度以周尺皆不及而胡聲折倨句與呂大臨得於壽陽淮南故宮之戈

正相合則可以補聶圖之不及也胡有銘五字曰芋子之階戈云

銅虎符跋

右銅虎符一以建初尺度之長三寸四分前高一寸二分後高一寸濶五分蓋其半亦五分也重今等二兩八錢虎形背文云與五原太守爲虎符第一肚肋上云五原左一皆篆書陷銀與去年所見騶男右五者形制相等而頭不若彼之昂故但以前後量其高也符剖爲二二片相合內左有三筭隆起右有三孔凹以受之今止見其左也彼陷銀之絲旣脫是以拓出有類陰文而此則陷絲具全殊不可拓因命次兒樹培量其輕重精搨

之是以得陽文也五原秦置爲九原武帝更名東漢同
之明新都吳氏秦漢印統所載銅虎符二一曰上郡第
二一曰南海第一南海者差小上郡者形制大小陽陰
笋竅之狀與此正同則當是一時所造印統謂上郡東
漢時廢定爲西漢物子按後漢郡國志曰上郡秦置戶
五千云云則是東漢實有是郡不知印統何以云東漢
廢也明人疎於考核類如此而其所謂長短分寸之制
悉以今尺量之其實與此符一也第字竟从艸印統所
摹亦然次第之第从韋東形然東漢時第从卅者竟實
有之不足以爲異也

跋漢弩機

漢弩機一以建初尺度之高九寸五分長七寸濶寸七分重今等四十七兩七錢機間立度以銀約之爲分寸則正合建初尺之三寸五分而每五分約爲四格在上半之末所謂機有度以淮望者也銘在中層之陽建安二十二年四月十三日所市八千五百師檣福凡細隸書二行十九字攷之宣和博古圖所載書言府祭機不言其銘在何處近日李鐵君於涿鹿市中得銅弩機長四寸強高四寸弱濶二寸重一觔有奇色黝碧而澤以爲攷之宣和圖譜卽延光書言府之器也然鐵君不言其有銘而宣和圖中之弩機凡有七器則未知鐵君所見果是延光者否又宣和圖與鐵君詩序皆以見今之尺

度之不若以建初尺度之爲正也建安廿二年爲漢獻
帝丁酉之歲八千五百者其號數也檣福蓋造作工師
人名

跋右軍戈

辛丑夏未谷桂君得此戈頭於大梁拓其文以示予其
明年春芝山宋君攜以來都其銅質古綠勝於曲阜顏
氏所藏芋子戈以建初尺度之內三寸七分胡四寸二
分援五寸七分與考工記注皆不盡合重今等七兩三
錢其銘在胡之穿下三行曰廿三年碭陲口口命右軍
工戈蔑止豎凡十五字年下當是邑名以下則其職司
也前年見黃小松所藏檣文拓本凡二行曰十二年邦

司寇口口我上軍口司馬口口口口約十八字雖亦不盡可識而皆以年下接地名下及其職司蓋與此同時所造也逸周書已有諸侯三軍分左右長之文晉語士為曰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又哀十七年傳越子為左右句卒註鉤伍相若別為左右也蓋周時諸國軍制雖不能皆詳而左軍右軍之稱則已皆有之矣此戈年無稱號西漢建元以前未有至二十四年者當是周秦物也

書張芑堂所藏夔斗銘跋

芑堂以元康元年夔斗銘拓本見寄予既為之詩芑堂復以所為跋來共論之子曰此銘三十六文曰元康元

年考工工賢友繕作府嗇夫建議萬年縣長當時主令
長平右丞義省重一觔十四兩漢書地理志曰左馮翊
萬年縣高帝置師古曰三輔黃圖云起萬年陵是也百
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掌治其縣萬戶以上爲令秩千
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
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爲長吏又云嗇夫職聽訟收
賦稅此器自府嗇夫以下凡四人建當時平義皆名也
上一人云繕作者工之職下四人總言省者官所司也
萬年下一字雖似般字般亦縣名然般屬勃海郡不應
遠與三輔之邑連書故知是縣字也其曰右丞者百官
表止言縣有丞不言左右是又可以補史家所未及矣

跋永康鏡銘

右鏡銘永康元年正月丙午黃氏作竟幽凍三商昭如
日月國皆富昌口口作口位至公卿天王日月上有東
父大邪三利宜吉口子凡四十八字細書在篆隸之間
漢桓晉惠皆有永康而晉惠帝永康元年正月壬戌朔
是月無丙午漢桓帝永康元年正月乙酉朔丙午是二
十二日也其字畫及鏤文亦與博古圖漢三神鑑相似
又洪氏隸續載漢騶氏鏡銘有東王公西王母之文此
所云東父殆其類歟鏡面逕今尺六寸強當漢建初尺
九寸也

跋五銖泉範二首

周簋谷明府示予五銖泉范一枚形如匱以今尺度之
高四分徑長三寸七分寬二寸二分內深二分底徑長
三寸五分寬二寸內深一分中列五銖泉八四陽四陰
相間中大星一下紋八出旁六星三凸三凹中界線一
其泉八以今尺皆徑七分以漢尺則徑寸洪氏泉志曰
蜀傳形五銖徑七分又曰舊譜云漢五銖錢厚大者徑
一寸今以蜀傳形與五銖度之皆合則知洪所謂徑七
分者今尺也舊譜所謂徑寸者漢尺也雖五銖品數最
多不可槩以某代所鑄而以今尺與漢尺揆度既合則
是范也其爲漢時物無疑況銅斑青綠之古乎泉之有
范從來圖志所未收近日秀水朱竹垞曝書亭集有新

莽大泉五十范海鹽張芑堂著金石契則載泉范凡七
自貨泉范布刀范外亦有五銖范一枚與此相似而旁
止二星予以此范眎芑堂因相與各繪一圖并識其說
如此以復於簋谷

簋谷復寄所摹泉范一圖見示又於友人處借范一枚
與前小異其范青紅畢備非齊梁以後物也重今庫平
十八兩長今尺三寸六分濶二寸一分高三分背平無
凸凹以今尺度之每錢逕五分與張台所謂五朱字錢
正合梁初所行五銖去金以朱爲銖也別有五金字錢
去朱从金者亦其類也又有右爲五字左爲半王字者
亦朱字也此皆五銖之別種源出稚錢者也顧烜曰五

朱錢稍遷異以銖爲朱三吳屬縣行之亦差少洪氏泉志謂此錢制作簡古銅質純青背文坦平外輪有緣然今此范之式則外輪無緣者也亦可以參訂泉譜之一種范中凡列錢十枚五陰五陽其上下各四文皆正其中二文則衰也其中央闊紋十出有直線貫之旁四星二凹二凸予未見其范僅按圖跋之如此

跋騶男銅虎符

銅虎符以建初尺度之長三寸頭身共高二寸身高一寸重今等四兩七錢虎形背文云口口與騶男爲銅虎符第五壯肋上云騶男右五皆篆書陷銀與續考古圖所載濟陰太守銅虎符正同續考古圖引漢書文帝二

年九月初與郡守爲銅虎符注銅虎符第一至第五當發兵遣使者合符乃聽受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濟陰漢郡是漢銅虎符也此符騶男第五騶屬魯國本和國莽曰騶亭前後漢志皆屬豫州然漢爵惟王侯二等不及子男至魏晉始有五等之爵而晉至伯子男以下不置軍此當是魏物也魏咸熙初始建五等之封其見於史者如傳元封鶉觚男是也則此騶男右五之符亦咸熙元二年所剖者矣續考古圖云以黍尺按之長二寸五分頭高一寸身高八分按宋黍尺比周尺一尺七分今以建初尺度之則考古圖所度濟陰銅虎符式悉與此騶男者同是二器當作於一時濟陰雖漢

郡然亦焉知其非魏所制乎魏彭城王據嘗徙封濟陰也至於騶之錫封雖不見於史然或增封之邑史不概書耳卽如司馬師加九錫之明年是卽爲咸熙元年有增封十郡之錫而魏晉史皆不詳著其邑亦可以類推也

跋漢尚方器

右銅器四柸中空以建初尺度之長五寸二分五厘七分前一孔長二寸三分徑二分背三孔各長一寸一分徑二分前有陽識字凡作三層上層橫書尚方二字下畫一獸中層直書故治二字下有隆起處當孔之首其底亦如之下層分二行右曰八千左曰萬凡七字故治

以下五字皆作權筆尙方二字則不權也中空之內上有四銳皆斜內向下則無之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尙方今丞屬少府注曰主作禁器物也後漢書百官志尙方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丞一人員吏十二人吏從官六人皆屬少府章和以下加尙方考工別作監者六百石宦者爲之轉爲兼副或省據此則尙方之職雖前後同隸少府而當東漢時所治屢有兼增矣此言故治者是明此器爲尙方所舊辦非新增之器物也準此言之是東漢器也千百萬其號數也其器之用則不可曉

題桂易田說劍圖後

易田所考劒首莖身之義備矣愚無以議爲也顧其以臘爲鬣則有所未安考工記鄭氏注臘謂兩刃賈疏兩刃者兩面各有刃也此以臘廣對下兩從言之兩從者脊直上至劒末也則其廣半於刃正與臘爲通長相較之詞烏得僅指一處言之耶陸氏釋文臘力闔反一音獵所謂一音獵者乃是方言音細之不同蓋臘獵並从力切音此以音言非以義言耳鄭鏐曰古者臘必獵獵而得禽則宰殺以祭故臘於文爲月旁鬣蓋言於是月必獵也則劒刃爲獵豈非取其利而可以大割乎愚按此說傳會不經之甚況臘字从肉非从月也因聲及義其傳會一至於此今又因獵而轉爲鬣誠恐貽悞後學

匪細矣

跋孫退谷所藏吳季子劍銘

右劍銘十字二行後有退谷手書釋文云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自跋謂其字非籀非篆一字以十金酬之云云按李秋錦玉劍詩自注云又銅劍一有文曰吳季子永保用之劍向藏歸德袁氏今亦歸少宰宋牧仲筠廊偶筆云少宰孫北海先生家藏小劍一上刻延陵季子之子劍以黃金嵌之王漁洋池北偶談云孫北海家銅劍長尺餘有鳥篆十字云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篆甚奇古朱竹垞周延陵季子劍銘跋云退谷孫先生出延陵季子佩劍相示以周尺度之長三尺臘廣二寸

有坐重九錡上士之制也臘有銘篆文字不可辨合之
葦續五十六體書無一似其曰季子劒者先生審定之
辭云爾而漁洋雙劒行自注則謂銘云吳季子之子永
實用劒凡九字訛保爲寶誤十爲九惠氏訓纂亦未能
是正也且竹垞云合之葦續五十六體無一似矣漁洋
又何從而目爲鳥篆耶愚驗其文頗與夏瑯戈鉤帶之
文略相近今未見其器僅讀其拓本而可疑者凡有五
焉牧仲云以黃金嵌字旣嵌金矣即使金色極薄亦必
不能揭本如此之清析一也不見劒脊之縱痕二也後
五字之下半太偏向左不留劒脊中梁之地三也八字
極繁而二子字太簡四也古器不應如此清析如新鐫

者五也李秋錦詩云歲久臘就頽中作柔米缺此亦劍鋒已缺之一驗也而何以其臘銘之字完淨如此豈退谷別摹其文爲此一紙歟則非見其器不可得而臆定矣

跋鄜州寶室寺鐘銘

右鄜州寶室寺鐘銘嚴道甫侍讀拓其文見寄其序曰大唐貞觀三年攝提在歲蕤賓御律己巳司辰唐太宗貞觀三年己丑四年庚寅此以攝提屬三年誤也然三年八月己巳朔則己巳當在五月之末是其爲貞觀三年無疑但不知何以誤丑爲寅耳鄜州本曰上郡武德元年復爲鄜州貞觀二年加爲都督府此銘正在其時

也銘陰款完好字頗古拙可愛載考昔之著錄金石者就其所錄今文最多若陳思寶刻叢編鐘銘凡八王象之輿地碑目鐘銘凡五皆在此銘之後若近今諸家竹垞所見止二種郭允伯所見止一種亦皆在此後獨此銘爲從來著錄者所未及中以酈爲酈而曰字作日尙有古意以悠爲悠亦足證洪氏隸續急就之文蓋唐初之蹟存者寡矣可不寶諸

跋吳越金塗塔字

吳越錢忠懿王宏俶金塗塔瓦高三寸闊二寸許其陽面作三層上層圓光中佛一旁二人下一人又二犬豕之屬下層佛三其陰款云吳越國王錢宏俶敬造八萬

四千寶塔乙卯歲記昔秀水朱竹垞書錢武肅造金塗
塔事錄周晉仙詩證之謂其鄉白蓮寺僧藏一版作放
下屠刀立地成佛相今錢塘黃小松上舍得拓本因錄
周詩朱跋於後疑此卽是未可知也朱未見瓦并未見
拓本故不言其陰有款文而是瓦則忠懿非武肅也忠
懿名二字宋人避諱但曰俶是瓦仍上有一字蓋乙卯
是周顯德二年尙在其歸宋之前二十三年也歐陽公
見吳越制書稱寶正王象之碑目又有吳越王碑稱乾
化者又有稱寶正寶大者皆武肅王鏐時也是瓦則正
稱干支讀史者可以考矣上舍寄此本屬題之明日茗
溪張芑堂文學適又寄贈一本因附詩於後

昔宋姜堯章得此塔繪如來捨身相見周紫芝詩明周
青士見其一繪放屠刀事近日趙味辛亦得其一櫝之
子爲作銘皆塔之一版也宋曹勉記淨慈山寺僧嘗請
於錢忠懿王求塔下金銅羅漢像王夢十六大士從師
而行與所請符遂如所求歸於寺僧則未知是其全塔
否也此是全塔四面連頂爲朱石君閣老所得石君已
進入 秘府矣子篋亦有此拓本而錢梅溪爲忠懿裔
孫復訪其式造墨以傳之皆足資藝林詩話者耳

跋延年益壽瓦

安邑宋明經芝山遊秦中得古瓦其文曰延年益壽者
形質朴古其書延爲先者延从延ノ聲延从又又从彳

引之方言延永長也凡施於年者謂之延也又从彡引之彡象人脛三屬相連故以及爲久非知六書者不能作也乾隆四十七年歲次壬寅中秋日宋君持以爲贈拓其文裝予冊而記之

跋宋拱聖虞候記

右印文曰拱聖下十都虞候朱記背雲端拱二年四月鑄宋史兵志拱聖指揮二十一京師乾德中選諸州騎兵送闕下立爲驍雄後改驍猛雍熙四年又改拱辰未幾改今名熙寧六年併爲十六又曰驍猛指揮四尉氏四太康一舊號驍雄太平興國中改雍熙四年以拱聖年多者爲拱辰軍其次等者如故景德四年以拱聖年

多者隸之又曰禁軍將校則有殿前司都指揮使副都
指揮使都虞候各一人諸班直都虞候諸直都虞候馬
步軍每軍有都指揮使都虞候各以其職隸於殿前司
此印蓋在雍熙改名之後而在景德升隸熙寧改併之
前也

跋建武泉範

建武泉範以今等稱之重十二兩以建初尺度之厚六
分五厘面深三分五厘底深一分五厘其中列五銖泉
正背合四枚徑一寸底云建武十七年三月丙申太僕
監掾蒼考工今通丞或令史鳳工周儀造凡二十七字
篆初變隸者也七字微蝕與卒史碑七字正可相證是

年三月丙申朔建武五銖初復在十六年也昔張芑堂
墓自丁龍泓齋誤以十七年三月作二年二月又誤以
丞或訛作齊國蓋此范久蝕難拓何夢華亦於龍泓齋
拓之而尙未免微誤積三十餘年未能考定者今乃得
於友人齋借來詳辨釋之考古固大官銅鍊款篆云建
武十九年工伍舉造今史志丞或令通主太僕監掾養
省正與此文相合彼文先造後省此先省後造也太僕
監掾者太僕所屬特監考工之掾漢志無之蓋考工令
丞屬於太僕而司馬氏本註及漢少儀皆未載監掾之
員則或其時偶置此兼省之職而後省併歟亦猶夏官
太僕所屬橐人掌受財於職舍以齋工之遺意也銅鍊

言省而此不言省者從監掾敘下其文可省也此則足以補後漢書百官志所未詳又不特款文爲東京最古之蹟矣留吾齋三日審拓賦詩而還之

復初齋文集卷第二十

大興翁方綱撰

門人候官李彥章校刊

跋窆石字

禹陵窆石銘趙氏有錄無說其目云漢順帝永建元年五月而今本不可尋其年月矣篆略可辨者口符乾象并管天文二句是四言銘詞也前後稍露數字云月口玉石又云真口元黃大約略可見者甫及四行其行幾字則不可知矣左有八分書一行云會稽令趙與陸來遊男孟握侍右有小楷識語一段七律一首其識語不知幾行大略云從事郎與口禹陵賦此詩以紀盛口詩曰口雨口風無口日口口口見聖躬勞旨酒口口口

口氣梅梁通海作波濤至今遺跡衣冠在之夜空山鬼
魅號欲覓口陵尋窆石山僧爲我翦蓬蒿其旁復有題
字二行云員嶠真逸來遊皇慶元年八月八日員嶠真
逸者元集賢學士何東李侔也何義門云窆石當作窆
室室卽室字然此石刻詩已作窆石則其稱窆石銘久
矣庚戌春於曲阜宿顏六運生家見此拓本至濟寧宿
黃九秋盦衙齋又見一拓本俱攜以北歸欲跋數語其
後而以于役瀋陽緘篋中者半年矣今日秋盦有書來
始開視之粗爲書跋如此冬十月廿二日

書洪文惠石鼓題跋

洪文惠跋岐陽石鼓云念昔登詞科時實賦成王蒐岐

頌於此蓋拳拳焉攷洪文惠紹興十二年壬戌試博學宏詞科入選爾時應試居臨安而遠想鳳翔之古蹟此蓋深有見於春秋傳成有岐陽之蒐一語而爲是頌其識過於昌黎遠矣而從來撰石鼓攷者皆不知有文惠此文何也愚竊撰石鼓攷乃專以春秋傳椒舉之言爲信據遺廣川與洪文惠此文可爲證據爾

跋石鼓研

石鼓研一高三寸圍尺七寸選五寸三分圍刻甲至己面庚辛背壬癸面池前內府之寶九疊文印背中陷處分書石鼓二字下摹商鐘子子孫孫用之協相八文以銘之下小楷東海顧從義摹勒上石九字按松江府志

顧從義字汝和上海人嘉靖中選善書者入直授中書
舍人直文華殿其摹勒諸帖有淳化閣帖釋文十七帖
張旭煙條帖右軍蘭馨帖玉泓館蘭亭諸種此碑有內
府印知是從義直文華殿以後所摹也十鼓之文皆與
今本無大異惟辛鼓首工字諸本所無今日拓辛鼓者
以其無字率用紙釐揭四邊不具無從而知其首尾矣
昨予司業成均手剔諸鼓以水洗之數日而後命工精
拓其辛鼓之首果隱隱有工字今不數日間得見顧氏
此刻竟與相符是亦文字之緣爲從來著錄家所未見
且足見顧氏是的據舊拓本摹入研者此鼓就此研所
有者已有八行而吾子行直云五行朱竹垞許實夫皆

沿其誤亦可以此正之千年之疑一旦豁然快何如也
爲裝硯文於冊併記以詩而歸之

書萬季野石鼓文辨後

近人萬季野全謝山皆辨石鼓文非成周而萬氏主西
魏尤力且以蘇綽大誥文體推之謂卽大統十一年十
月之事按周書文帝紀大統八年十二月魏帝狩於華
陰九年十月大閱於櫟陽十年十月大閱於泉十一年
十月大閱白水遂西狩岐陽十三年冬又狩岐陽蓋獮
狩之事數年間頻舉之不當以是年執蘇綽文體以定
之也且史於出安定登隴之刻石則書之而此刻顧不
書何也然此皆不足以斷其必非是年之作而予更有

說者鼓文云日維丙申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卽梁武帝大同十一年通鑑是年十月有己未又有乙未以是年正月有丙申二月有庚申推之則十月當有己未而無乙未上當脫十一月字則此丙申是十一月矣魏都地寒而鼓文有霑雨之章其非大統十一年狩岐陽之所作明矣况北朝奇字與北篆迥不相同卽魏周之碑如趙文淵書最其古勁者今以較此鼓文奚啻古今之判乎大統去唐初財七十餘年杜子美生先天開元之際碩儒舊聞猶有存者陳倉石鼓之訛慨其失真而其物之古不必言矣若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引蘇勗之言謂虞褚歐陽共稱古妙而萬氏駿之以爲勗與褚亮同

列不當藉遂良言爲重謂其語是後人假託此又不然
褚登善爲張燕公書枯樹賦在貞觀四年已爲當時巨
卿所重蘇勗紀事之文雖不可見然曰紀事則非述古
之辭而況第稱褚氏不言遂良唐徐嶠之父子亦嘗並
稱是所謂褚者安知非褚亮哉抑又安知非亮遂良父
子交稱之而以褚氏該之哉此一條特偶據元和志耳
而歐陽永叔謂隋唐書籍當時必猶有所見而今不之
見者則又烏可以妄逞胸臆議褚子乎哉或曰此數說
者雖足以辨所稱西魏後周之失矣而猶不足以塞議
者之口則萬氏全氏皆以天子不當親漁爲辭其言得
禮之宜烏從而辨之予曰是亦有說焉周頌曰猗與漆

沮潛有多魚有鱸有鮪鰈鰻鯉曷嘗不極言岐周之水
水參魚之多哉顧其所議者在君子漁之一句耳然鼓
文原無此字惟今日朱錫鬯石鼓考始於第二鼓大書
曰鰈鰻處之君子漁之舊本無是也惟薛尚功摹本乃
有此句或又傳會之曰猶文漁从寸而薛本从又非从
寸也藉使元有此字亦未必是漁字而況薛本之不可
信真偽雜糅顛倒訛舛蓋不識字而欲攷古者其貽誤
非一也而朱錫鬯獨毅然信之執薛尚功之本遂以爲
石鼓定本而萬氏全氏之起而議之則又皆據朱所從
薛者而未嘗以篆文一一甄定之也雖其上下皆言多
魚而此句有闕文卽不可以三字親漁言矣今日言六

書止宜就小篆言之其牽大篆以附合之與其必執石鼓爲大篆者皆一隅之論也故歐陽子但曰吾信退之而已矣

跋嶧山碑

右嶧山碑舊本朝鮮進士金秋史寄贈曰本國所重刻云相傳爲棗木傳刻以前本按杜詩棗木傳刻肥失真特以對照書貴瘦硬言之此本近瘦故有相傳棗刻以前之說實則棗木之肥已無可考宋董廣川所見嶧山殘刻云氣質渾重亦不言何時之本也楊東里都南濠皆言世傳有七本愚僅見其四耳惟元祐八年嶧陰堂重刻本與此日本舊刻悉合此蓋元祐本所從出則亦

是唐以前摹刻本矣以陝本徐鄭所傳摹者校之此尙有勝於徐鄭本處昔吾友錢辛楣據說文嶧山本汶字疑徐本之誤然說文徐所校訂豈有不知其秦刻從水者而徐本乃作攸亦正與此本同則可驗唐以後重刻嶧山碑攸字皆从攸不從水矣許慎所見嶧山石刻攸字作汶是必秦刻古文如此則杜云肥失真者未必盡以字肥之失言之李斯焚書而所作蒼頡七章亦漸滅無傳其孰從而核之

跋永樂大典嶧山碑本

永樂大典摹本卽淳化四年鄭文寶本而跋內廣下缺一字與今陝拓本正同然都元敬金薤琳琅廣下是求

字則豈元敬所見是未泐以前本而大典所摹在後耶
然大典本視今本筆畫不同者凡十餘字就其中一二
伸縮小異者尙不過摹刻之失至如辭字右邊辛字下
一橫畫並不上屈而今陝本乃與上一畫同作上屈此
則足正陝本矣未知大典所据是何本也辭从辛辛从
辛从一辛从二从干干从反入从一則似辛字之中畫
亦不應上屈然童妾業諸字皆已變一爲乚則辛字中
畫之上屈不足異而其下畫則不應再屈矣羣臣從者
者字無右筆大典與陝本同而鄧縣本江寧本皆不然
据其後者字著字皆有右筆何獨此字無之此則陝本
摹失而大典本仍之者耳篆至此碑不可謂小而猶有

摹失者若強號獻流諸字中間牽連竟不成字而世人
流傳不以爲怪所謂有功字學者安在哉

跋秦篆譜

宋汶陽劉跂斯立泰山秦篆譜序云史記載秦始皇帝
及二世皆行幸郡縣立石刻辭今世傳秦泰山篆可讀
者惟二世詔五十二許字而始皇刻辭皆亡莫可復見宋
葛公鎮東平日遣工就泰山摹得墨本以慶歷戊子別
刻石作後序止有四十八字歐陽文忠集古錄亦言友
人江鄰幾守官奉高親到碑下纔有此數十字而已余
以大觀二年春登泰山宿絕頂訪秦篆徘徊碑下其石
埤植之中高不過四五尺形制似方而非方四面廣狹

不等因其自然不加磨礱所謂五十許字者南面稍平處人常所摹搨故士大夫多得見之其三面尤殘缺蔽闇人不措意余審觀之隱隱若有字痕刮摩垢蝕試令摹以紙墨漸若可辨自此益使加工摹之然終意其未也政和三年秋復宿嶽上親以氈帷從事校之他本始爲完善蓋四面周圍悉有刻字總廿二行行十二字字從西南起以北東南爲次西面六行北面三行東面六行南面七行其末有制曰可三字復轉在西南稜上每行字數同而每面行數不同其十二行是始皇辭其十行是二世辭以史記證之文意皆具計其缺處字數適同於是泰山之篆遂成完篇宋歐二公初未嘗到惟憑

工匠所說人遂以二公爲信故不復詳余旣得墨本并得碑之形制以歸乃爲此譜大凡篆字二百二十有二其可讀者百四十有六今亦作篆字書之其毀缺及漫滅不可見者七十有六以史記文足之注其下譜成揭壁間久幽沉晦之跡經千三百餘歲而復彰也又董道廣川書跋云泰山篆秦相李斯書始皇詔刻其三面二世詔在其陰今石南面爲二世詔始皇詔乃在北西東三面蓋石仆而後人起立之以其一面稍完故立之南鄉也又明吳同春遊泰山記云僅存劉所云之半其後北平許叵於岱頂榛莽中僅得二世詔二十九字殘石嵌置碧霞元君廟東廡壁至乾隆五年六月燬於火矣

此篆惟賴譜以存其概而劉斯立此譜惟賴宋廬山陳氏甲秀堂帖所摹得傳於世甲秀帖跋語又已泐損無有知是劉譜者漢陽葉志詵東卿手搨其文重勒於石予爲詳記原石位次於篆之上列并改正甲秀所摹釋文制曰一行出格之誤後有攬者得以攷焉

跋泰山秦篆後

董廣川云陲于後世史作𠂔于後世陲爲邊陲若垂後世則當作𠂔說文甚辨慎不應爾今檢說文陲字下云𠂔也𠂔字云艸木華葉𠂔象形徐氏繫傳及玉篇亦然惟廣韻陲字下云邊也說文危也垂字則引說文曰遠邊也集韻同此此可見許氏本訓無𠂔旁者乃是邊境

之字其有卩旁字乃是危陞之字正與秦篆相合董氏
又曰許氏說文解字本於秦篆斯言爲不誣矣顧其所
謂說文甚辨者蓋許氏必以从阜爲危陞之義尙有餘
文爲徐氏所刪耳至於玉篇亦刪之獨賴廣韻以存許
氏之舊學者可勿深攷耶

跋琅邪臺秦篆

琅邪臺秦篆世皆稱存十行耳予以壬子夏按試青州
訪諸學官弟子此篆刻在諸城縣海濱懸厓極難拓有
段生松苓善擅蠟諾爲予拓之時以夏秋海水盛長不
可往明年予北歸以語學使阮梁伯至甲寅夏阮公寄
來者前後凡得十三行今見孫觀察所拓者前後凡十

二行皆較世所行拓本有前後多出之字而拓手又精
審不苟信可寶也昔歐陽文忠謂麻溫故學士於登州
海上得片木卽杜氏所謂棗木傳刻肥失真者此乃以
杜之言繹山者例之杲刻耳非謂繹山碑也之杲刻今
不可見惟汝帖存其殘字十四則實過於肥也然杜詩
此篇以書貴瘦硬爲說蓋對爾日開元天寶間競尙肥
濃之習言之其實棗木刻之失真亦不僅失在肥耳而
近日王翊林乃專主篆貴瘦之說嘗見虛舟作篆雖至
逕數寸外之字亦以細瘦爲主夫所謂行筆如蠶吐絲
者惟古刀布文有之後人摹印有鐵線一種卽其遺法
若鐘鼎款識所摹漢器亦有字展大而仍用鐵線者此

篆學希古之式學者不可不知然必以此爲篆書之定式則非也愚於周石鼓秦琅邪臺皆得精拓就原畫未經鑿寬者以今依工尺度之則石鼓畫寬一分琅邪畫寬一分二三釐其之果篆在汝帖者雖經重摹然尙非徐鄭輩重書可比亦約寬一分五厘許然則字愈大則畫因之加肥章章明矣必無專執細瘦以爲式者也新出精拓之琅邪臺篆多是益都段生手拓者不惟前後有多山之字而畫痕亦極明白可辨及此先秦書家真影披露之時得以詳攷古人篆勢其灼可憑信倍勝於空言辨論者爾

跋琅邪臺秦篆

琅邪臺秦篆今日拓本僅存中間十行耳其末制曰可
三字與前五大夫楊繆一行已久不可辨卽近日錢竹
汀詹事深於攷訂而其潛研跋尾已訛爲楊繆信此一
行之難辨也今芸臺詹事精拓本并其前五大夫趙嬰
一行又得其首二字則著錄家所未嘗見也披觀爲快
題而歸之

跋秦篆三首

秦刻之畧殘字十四在汝帖第三卷其末二字失去左
半蓋因原本泐也此卽歐陽集古錄所謂秦篆遺文者
歐陽云二十一字此又失其七耳歐陽云或謂麻溫故
學士於登州海上得片木有此文豈杜甫所謂棗木傳

刻肥失真者耶按歐陽此語乃以杜公之言釋山者例此耳非以之累誤爲釋山摹本也趙明誠駁之亦未審爾

泰山琅邪之杲三處秦刻所存皆二世詔文耳而世傳徐鄭所摹繹山碑文獨具全何哉歐陽公云余家集錄別藏泰山李斯所書數十字以較摹本則見真僞之相遠也此語當爲定據

宋大觀間汶陽劉跂斯立親至泰山絕頂見碑四面有字乃摸以歸文雖殘闕然首尾完具不可識者無幾於是秦篆完本復傳世間矣以史記本紀考之頗多異同史云親巡遠方黎民而碑作親輶遠黎史云大義休明

碑作著明史云垂於後世碑作陞於後嗣史云皇帝躬
聖碑作躬聽史云男女禮順碑作體順史云施於後嗣
碑作昆嗣史云具詔書刻石碑作金石刻皆足以證史
氏之誤碑旣出斯立摸其文刻石自爲序謂之泰山秦
衆譜云右見趙明誠金石錄跋語卽今所存二十九字
在嶽頂碧霞元君廟東廡者也碑出於大觀間則此刻
入雜帖者又在南宋已後矣故其中又闕數字耳

跋孔君墓碣

右漢孔君碣在孔林中其額題孔君之墓文已殘闕其
前云元年乙未而元年上闕二字按東漢自建武已後
惟桓帝永壽元年歲次乙未其他有三乙未皆非元年

然則此碣所闕二字當爲永壽也

跋紀信碑

右紀信碑僞周長安二年范陽盧藏用撰文并書爲縣令會稽孔祖舜作碑在滎澤縣見於趙明誠金石錄及陳思寶刻叢編叢編題云周立漢太尉紀信碑而近日于奕正天下金石志題云漢紀信祠碑今觀此拓本前無題目而其文則表於墓者也信之不侯昔嘉定陶庵黃先生嘗著辨以爲古者未有追賜爵之禮但封其子爲徹侯或史佚其名或封而未幾國除此則當存其說以俟攷者也趙有目無跋碑內以熒爲滎債爲奮亨爲烹尙爲殉謨爲謀據趙云尙有碑陰當訪之

跋甘泉山寺石刻字

儀徵阮中丞於甘泉山寺得四石石有文曰中殿第廿八又云第百卅餘不可辨太守伊公拓寄示予中丞據舊志有漢厲王冢按廣稷厲王胥武帝元狩六年封宣帝時坐祝詛自殺元帝初元二年復立胥子霸此文稱中殿第廿八第百卅則是胥爲王時自造宮殿有此刻文非冢中石也漢刻最在前者由篆初變隸有橫直無波策若東漢之初永平六年鄯君開石門石刻亦是未變分隸之字勢而遜此古勁遠矣此刻雖無歲月當與五鳳二年石字並爲西漢古刻無疑厲王胥自殺國除在五鳳四年則此應更在前當在昭宣之間視五鳳二

年石爲更古爾

跋真壽碑

豐道生爲華東沙作真賞齋賦云夏承襲壽漢碑天球
河圖比重此賦在嘉靖二十八年己酉正與道生此跋
相合是碑在東沙真賞齋已闕其前四十八字矣後歸
於邵僧彌又歸顧懋閑後又歸何義門有竹垞義門二
跋今未及摹入也州鄰下一字洪釋所闕據此作賣上
半亦不分明義門疑睦之省恐當是陸卽公羊傳賁字
也金匱錢梅澍於吳門雙鈎此本見寄未谷欣然爲付
彌氏以視嶺南原所稱趙凡夫本何啻十倍過之卽以
作真宋拓本觀可矣

跋郝閣額

是碑諸家皆以爲立於靈帝建寧五年按建寧無五年
建寧之五年卽熹平元年也是歲五月改元正月丙辰
朔三月乙卯朔此刻後尙有一行月上闕字而趙湖州
以爲二月則是建寧五年二月十八日癸卯也又因以
知趙所藏本較洪氏多一字耳小歐陽云仇緄書然其
後刻固云漢德爲頌子長書頌子長蓋卽緄字而小歐
陽以爲不著撰人名氏則是歐陽氏所藏想亦闕其後
題五行者邪至趙子函援馬伯循說以爲蔡中郎書則
又并未見小歐陽之跋者矣

跋東阿王廟碑

石東阿王廟碑不著撰書人姓名碑在東阿縣魚山陳
思王墓道開皇十三年立其書雜用篆隸蓋六朝以來
習氣若此旣而作旣如齊昭帝作照其詞曰作粵享爵
作亨皆古通用也茅作芋濶作閏塋作塋丞作丞蘊作
愠敏作愍道作曾則皆借用也黃中作黃內者隋文帝
父名忠時以中爲內也此碑從來著錄家皆不之及近
日新城王文簡始錄其文吾友錢辛楣官詹爲正其謬
又正碑中誤以太和四年爲黃初四年其論皆當然皆
謂碑云子建薨時年三十一與傳不合予今諦審之則
碑是冊字冊卽四十也正與傳合而云三十一者未之
審爾

跋雙鉤劉熊碑殘本二首

昔朱竹垞見鄭谷口所藏劉熊碑殘本云存字不及百
名而顧南原謂從寒山趙氏所藏本摹得之然南原亦
不言其文之全否據所錄忠貞下是竭字足以補洪氏
之闕則南原真見拓本者矣今以江秋史篋中雙鉤本
核之南原所錄則筆畫楷拄者凡二十餘字以隸法論
之皆以此本爲正以愚意度之南原所摹自寒山者必
非全本而其餘諸字特據洪婁之書載之婁氏以不字
誤釋爲本則其筆畫之異何可勝言顧氏又自謂得自
摹本而中間一二沿襲板本處遂紛雜莫辨耳得此雙
鉤本使天下學人復見前人之所未見況所存字已倍

蕤於谷口藏本何快如之又按是碑以豐爲豐與華山廟碑同而筆法迢逸過之核之李少溫中郎以豐爲豐之語證以王仲初舊見圖經之句目爲蔡書或當不誣耳

乾隆壬寅江秋史以所藏舊篋中酸棗令劉熊碑鉤本來眎陸丹叔曰何其神似華岳碑也子笑曰此吾所以信蔡中郎書也昔元遺山品坡公詩旣謂精金百鍊而又憾其百態新者猶夫寶尙華品褚書旣謂專精而又憾其澆漓也夫褚書豈得以澆漓目之能知其正定則無澆漓之憾矣而朱竹垞顧以奇古目劉熊碑亦猶之論褚聖敎過於孟法師耳杜公於漢隸獨推中郎一人

夫豈不知有禮器諸碑之妙絕耶由竹垞之言則必其
吳仲山戚伯著耶抑專舉淳于長芝英體以概蔡書耶
學古不衷諸實際而陳義甚高者皆此類也卽此鉤本
與舊拓本詳對拙題二詩一則曰筆正再則曰影定知
其正定則奚以奇古論乎隸變篆之圓而開正楷之式
後人顧以米董專趨行書漸且破觚爲圓矣慎之哉丙
子十月方綱又書

跋華岳廟碑

癸丑冬始獲見宋商邱所收王長垣宋拓本十二月二
日從陳伯恭侍讀借觀於寶蘇室晴窗下撫搨五日而
還之視余二十年前雙鉤王山史本形較減削而神逾

腴厚矣昔年桂未谷自曲阜借得金冬心所鈎摹一本
卽從此出者而春秋傳傳字竟誤作僊予竟誤據以付
伯恭鈐本若非今親見之悔曷由追耶宋漫堂雖自云
闕十字然實與洪錄無異卽謂一字不闕可耳四明本雖
有唐宋題字然元豐元字已泐信知此爲海內第一本耳

跋宋拓夏承碑

往甲午夏得見吳山夫雙鉤本戊戌夏又得見王觴林
雙鉤本皆稱得自楊景西明府有豐道生跋畢旣明亦
從此鉤得者今是本果有豐道生手跋并楊繩祖景西
畢宏述季明印季明一字旣明也其爲山夫觴林雙鉤
本所從出無疑其闕三十字與山夫鉤本同而觴林鉤

本此三十字乃具在則簃林跋中所稱又見何義門胡
玉笥本者其存闕同異亦未之詳也按洪文惠隸釋初
不云中郎書簃林跋則援隸續語謂非出於本碑者皆
不足信蓋其指爲中郎書者一出臨汝帖一出王秋澗
集也而是本後豐道生跋亦遂斷以爲伯喈芝英體是
皆不因廣平重刻本後有蔡邕伯喈書字而傳會者明
矣予嘗平心論之漢隸皆無書人姓名何從得出於本
碑者而信之乎至於中郎之蹟在東京最爲有名則諸
碑中自宜多有其法如中郎隸勢云修短相副異體同
勢奇姿譎誕靡有常制又寶泉述書賦云棨戟彎弧星
流電轉皆與是碑相合又李陽冰云蔡中郎以豐同豐

予又嘗以克字有點證華山碑與是碑合則以是碑目
爲中郎書者未必皆無稽之談也至於芝英體之說則
洪引庾元威語爲其間之一體初未嘗定指爲芝英也
攷庾元威書論有屏風百體間以朱墨采色不著其狀
是碑體參篆籀而兼開正楷之法乃古今書道一大關
捩豈可以元威所名百體者名之乎豐跋所云中父者
華夏字中甫別號東沙無錫人豐道生嘗爲作真賞齋
賦云夏承婁壽漢碑樂毅東方晉刻牙籤錦笈以爲藏
天球河圖而比重者是也賦後題云嘉靖二十八年歲
在屠維作噩月在鶉火之次日在參前進士天官尙書
郎南禺外史豐道生人叔著正與此碑後跋同時所作

此本是錫山華氏真賞齋藏本在當時最爲烜赫著名之蹟今真賞齋右軍袁生諸帖彪炳天壤而是碑獨不見稱卽鵞林山夫亦不知其真賞齋舊本良可歎也徐方遠名蘭號南塘鄞人累舉不第八分初法淳于長碑晚年參以已意時人謂其書與程南雲並馳都南濠云徐蘭與豐坊同時好作隸字不師漢人而師宋盧陵朱協極者也予往年旣摹二鉤本今見此宋拓本然後知二鉤本皆土木形骸而其左右倚伏陽開陰閉之妙信爲隸書圭臬其有目爲奇怪者非知言之選矣此吳門陸謹庭所藏不遠數千里持以贖予爰爲攷論其本末借臨十日而歸之

予摹此本今勒石於廣平郡解

跋曝書亭所藏曹全碑舊拓本

此本乾字未穿而石已中斷竹垞跋言庚戌跋後越二年再至京從慈仁寺市上買此碑石已斷且漶漫者此其是邪又云更歷數十年必又歎此爲難得以今摩挲先生私印如遊曝書書櫝間益信斯言之重有感矣然竹垞此跋在康熙十一年壬子去今百有十年而今日以精楷佳墨洗石而審拓之尙未至甚相懸絕此碑明神宗初年出土距竹垞此跋時尙未若竹垞至今之久而云越二年再見卽已斷耶竊謂此碑出土時卽已微有斷痕或其最初拓手令人不覺則有之耳鄭谷口自跋臨本在癸丑卽竹垞跋此之次年蓋其時諸老所見

皆乾字未穿者是可珍也同鄉金君介其妹壻趙舍人
以是本見贈舍人云此本的是竹垞所臨摹其里人言
之甚悉且云覃溪得之不可無跋也予媿其意爲略攷
其槩而書之王寅三日齋宿 祈穀壇歸書

跋張涵齋藏倉頡碑

是碑立於延熹五年其以爲熹平六年者趙氏金石錄
誤以碑上方後人題字爲立碑之年也吳山夫駁之是
矣而山夫於碑上方數段又皆未之審也山夫又駁歐
陽以御爲衙而不知御卽衙字隸體之偶變耳後漢地
理志引皇覽云衙有倉頡冢尤可證也

又自題倉頡碑摹本

予以精拓數本對看始得正陰兩側之全併上方隸二
段楷二段亦皆各識其職矣小松所見褚千峰搨本尙
遺卻碑陰上方隸題及正面上方左邊楷書二段也

跋魯峻碑陰

是碑之陰顧南原云凡三列下一列漫滅存者二列吳
山夫亦沿其說然拓本皆止拓其上二列而已不知其
下半段尙有字否甲辰秋屬黃小松親至碑下手拓之
其陰高五尺八寸與碑正面相同而二列之下乃實無
一字著錄相沿之不可信如此此一紙當爲左券矣舊
所稱魯峻碑陰者非此碑陰也蓋由洪氏隸釋誤以他
碑之陰目爲魯峻碑陰耳洪氏在南宋時未得親見此

碑也子於乾隆壬子三月按試至此親到碑間題字於其石頂之側

書陳仲弓碑

陳仲弓凡三碑其載隸釋者曰太邱長陳寔壇碑其載隸續者一曰文範先生陳仲弓殘碑一曰司空掾陳寔殘碑今刻本隸續止有司空掾而無文範矣蓋隸續板本又已殘脫也方綱校正隸續據陳思寶刻叢編補入此碑云篆額兩行穿下數行僅存最上一字獨醇字瞭然可識前一行者其右從月又前一行彷彿是君字此卽趙明誠金石錄所載陳仲弓碑也所謂前一行彷彿是君字亦與蔡中郎集云君諱寔之文相合又以隸釋

證之蔡集云許人也後亦有許令之文本傳亦作潁川許人是爲可信而此本乃作先生諱寔又云許昌人又無醇字而餘文與蔡集皆不合書法亦似以弱筆描畫爲之無漢隸遒勁之氣其僞可知矣蓋作僞者不假彼二碑而獨假此碑正以三碑惟此碑洪本文闕在隸續第十五卷脫葉之內使人無可蹤跡耳益知予之校補隸續不無小補矣

跋范式碑

今年夏曲阜桂未谷書來云於歷城郭氏見范巨卿碑翦標本可辨者三百三十字而已結體在衡方韓仁之間與漢石經絕不類李嗣真乃定爲蔡書無論立碑年

歲不符卽筆法亦大相遠矣未谷精於分隸所鑒當不
誣得是札後寤寐以之其秋九月得黃小松自濟寧所
寓書乃知是碑爲小松所得將託孔戶部莊谷使人之
便寄京俾予與同人題之至其冬十二月是碑寄至予
旣爲響榻一本又爲補未谷所未辦之字十有一正洪氏
誤字一

忠諫洪訛
作志諫

潛心坐臥其下者二日而知未谷之

鑒弗確也蔡中郎卒於初平三年壬申是碑立於青龍
三年乙卯相去四十三年此非他碑在漢末所立可以
傳會蔡書者比也稍有知識者不至謬誤如此況李嗣
真在唐初負藝苑盛名其肯自蹈於後人之譏議乎自
趙明誠金石錄始駁嗣真之誤洪文惠隸釋婁彥發漢

隸字原以至近今凡著錄金石者無不以此爲口實於是未谷又增一語以爲與石經不類而李嗣真之謬妄爲千人共培者矣予乃取李嗣真書品之文讀之而知李嗣真不誤而諸家之誤也書品此條乃論列梁蔡皇衛諸家之書其言曰毋邱碑云索書比蔡石經無相假借蔡公諸體惟有范巨卿碑風華豔麗古今冠絕詳李此言之意蓋合同時諸家與蔡相衡校而漢碑多不著名氏漢末一時隸法大都習蔡之體者居多惟有毋邱一碑云是索書則其意以范巨卿碑爲不知何人書可知其上句云比蔡石經無相假借是專指蔡書石經之一體也所以下句轉出蔡公諸體謂同時學蔡書者不

止學其石經一體耳蓋隸之爲勢非一而蔡之結體公私鉅細其應千變如當時芝英體亦或以爲蔡書是也蔡書之體旣非一端而學蔡書者亦非一人就其中蔡體之善者則莫善於范巨卿碑耳此言極易明白猶之後人品唐碑亦云歐體顏體豈可卽指爲率更之書魯公之書乎至於石經本非中郎一手所書今石經拓本又已百不存一何得以是碑與石經比較也況卽同出一手而應制莊敬之體與得意時隨手之變亦自不同予嘗辨西岳華山夏承劉熊諸碑昔人以爲蔡中郎書者其言皆非無据洪氏云書家名氏非出於本碑者槩不足信此語若以評唐宋之碑則可若漢碑則皆無書

人名氏安得有出於本碑者哉如小歐陽於漢刻每條下皆系一語云右無撰書人名氏不亦贅乎是碑於勁利之中出以醇厚而頓挫節制神采煥發實高出漢末皇象梁鵠諸家之上其目爲蔡體第一者蓋李嗣真見學蔡之書必多乃有此折衷之鑒不特是碑之品目上下源流劃然可尋而蔡書之勢亦因此可得其圭臬後來歐陽率更書法之祕筆筆皆從此碑得之非深求漢唐之接續者未易語也予嘗謂漢碑自以韓勅鄭固孔宙諸碑爲最若蔡中郎雖有名於時其實在漢隸中非其至者然此事探原會委兩漢之書至中郎而發揮始爲盡致是以後之稱者尤爲烜赫而唐人楷隸之祖實

俎豆焉是碑旣見推於李嗣真則唐賢諸家當必人人服習者蓋漢人分隸之形質至此而皆化爲性情中郎爲漢隸大家能借此以窺見一斑其於書學或有裨乎今必謂指中郎書者無所攷据而彼駁之疑之者亦何嘗有所考据不過一倡百和爲翻前人之語必欲使漢隸中不許有中郎一撇一拂而後已中郎何罪而致此耶自今宜懸李嗣真書品之語以爲是碑定評而予之得見是碑於千百年書學淵源一大關振借以發明不亦大快幸哉他日見小松未谷當面質之

跋唐公房碑

右唐公房碑在今陝西漢中府城固縣西北三十里碑

無年月可攷篆額二行六字其第二行首一字據隸續是君字隸續云十七行行三十一字與今存本同其第一行惟存故能二字末銘一行惟存浮雲二字中間略可辨者尙有三百字惟第十三行隸釋云天下莫知今諦視石本實無知字洪氏蓋以文義度之增入知字耳圭首偏右穿仍在中第八行首頃字正逼中穿之右又碑額唐字篆體分明今隸續本皆摹誤也歐陽集古錄謂不載其姓豈未見其額耶唐公房初見於水經注華陽國志諸書隸釋所引後漢書志卽華陽國志文也是碑拓本甚少近日顧藹吉作隸辨亦未見此碑張瘦同舍人拓十紙託友人寄京而其人見謂模糊遂毀去其

八舍人以其一贈羅兩峯此一本乃最清楚者以見貽軸而藏之附以詩

自跋嘉平石經殘字

孫退谷跋所藏漢石經殘字云朱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又嘉祐中居民治地得碎石洗視乃石經此本蓋彼時所拓也何義門云退翁所藏乃越州石氏模本今在華亭司農家司農者王儼齋也按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漢石經在御史臺年久散落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驎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學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

書上臣下皆缺此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又洪文惠以所得石經鐫於會稽蓬萊閣論語末有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即中臣孫表云云予初見黃秋盦所得般庚五行及論語二段以爲卽退谷所藏漢刻殘本其後見孫淵如所得石經殘字般庚論語有退谷手跋据以補般庚末耳而其字畫實在秋盦所得本下乃知何義門謂是宋越州石氏本而退谷信以爲漢刻耳又錢樸溪所得論語堯曰篇四行之下半正與秋盦所得堯曰篇四行之上半紙墨接合今台前後十三段裝冊詳審定之論語末段左立下無孫表字與洪氏蓬萊閣重刻者不同詩禮亦頗與洪所得異且其筆法在越

州石氏本上此取前後選集十三段竟卽是黃長睿所稱張龍圖王晉玉之本今就棧溪所精勒者正是漢刻之嫡傳眞影無疑也吾齋中與友研論此事至今三十七年始克裝冊而其爲漢講堂之眞蹟益信安得不記

又跋

漢嘉平石經止有隸書魏正始石經則古文篆隸三體書此一字經三字經之曉然無疑者錢辛楣辨萬季野据後漢書儒林傳嘉平四年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蓋范史因太學有魏三體石經而致誤今日漢隸尙有殘本摹傳而魏三體之文亦見於洪氏隸續則漢一字石經魏

三字石經昭如日月不待辨矣而後漢儒林傳此語究
啟學者之惑錢辛楣此說直斷范史儒林傳爲誤筆亦
足一洗諸家歧說耳